

## 春节渐近年味浓

陈绪伟

年在中国,其味浓郁;年过年来,有滋有味;感受年味,众说纷纭;年情万变,味不离宗。

虽然年味有浓淡,感受有酸甜,体验有深浅,缘由物质条件和文化水平相关,与地域环境和时代发展相关;而且都铭刻着历史的、传统的、生活的、亲情的、文化的、岁月的印记。

所谓年味,不仅是眼观热闹、味蕾美食,更是一种深刻的历史记忆。每当春节到来,人们自觉不自觉就会与过去的春节相比较,其本身就是对“年味”的留恋与回味。年的春节,是中华民族最隆重、最热闹、最重要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。据《尔雅·释天》记载:“唐虞曰载,夏曰岁,商曰祀,周曰年。”说明“年”的称谓从周朝就开始了,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。年,过年,这个古老的节日,在我们的记忆里,早已不像是传说中的怪兽,更像是快乐幸福的使者,开心美好的象征,憧憬未来的愿望。只要年一来临,中华大地就普天同庆,城市乡村就欢歌笑语,天地日月就交换更替,寒冬就焕发出暖春的生机,这就是历久弥新的年味。

百姓有言: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”。反映了在外奔波一年的游子们,无论事业成功与否,家人都迫切希望孩子、丈夫或妻子能回

家相聚的心情,倾心表达的是家人团圆、亲情融合的年味。只要说到年,我们心中就会有“阖家欢乐,共度良宵”的温馨期盼。从古至今,在这个节日里,家人、亲情、爱意、欢聚构成了年味的源泉,孕育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亲情乡愁。年的到来,没有一种温暖比“回家过年”更幸福,没有一种心情比“踏上归途”更激动,也没有一种执念比“亲人团聚”更厚重。尤其大年三十的团年饭,不仅是丰盛饭菜的香味,而深刻赋予的是“亲情,孝心,期盼和憧憬”的特殊意义。这种年味,就是亲人不可分割的骨肉情感,是游子归根的挚诚向往,是阖家幸福安康的甜蜜味道。

民间流传:“吃了腊八粥,紧跟是小年,扫尘祭灶神,杀猪豆腐拌,挂灯贴春联,炮响过大年”。这样的年味,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,是延续几千年春节文化的传承,其内涵极为丰富浓厚。传统的过年时节,从腊月吃腊八粥开始,就进入年味的体验;人们开始进城赶集购买年货,到腊月二十三过了小年,就该扫尘祭灶神,乡村就有杀过年猪吃泡汤宴的习俗,然后就是磨豆腐做年糕,直到辞旧岁迎新等。记得儿时的童谣:“腊月边,家门前,挂红灯,贴对联……”最明显的标识就是“火热的节,红红的年”。春节的大街小巷、农家院

落,尽都是大红灯笼高高挂,红联窗花贴贴满,河岸桥前红世界,个个欢喜乐人间的景象。这人文的传统年味,至今令人陶醉不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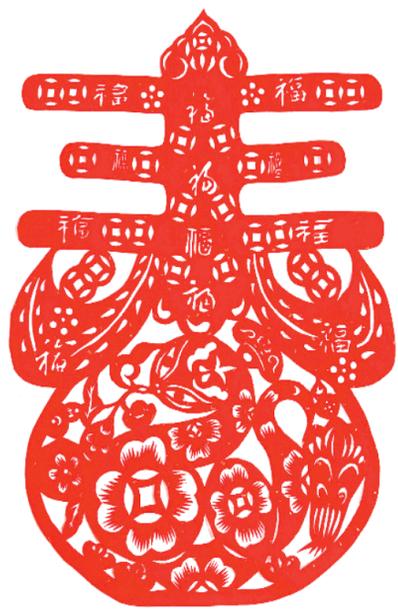
质感的年味,是生活体验的味道,是吃喝穿戴玩乐的满足与多样性。这种生活的年味,是随着物质条件逐步改善而悄然变化着,但人们似乎忽略了这种变化,便有“现在年味淡了”的说法。若是认真跟过去相比较,才会惊异于条件改善的变化;细细思量时,更感叹于这变化的巨大。过去城市乡村里的春节,儿时的人们感觉幸福、热闹和快乐,那是因为过去不仅物质上匮乏,而且大多数家庭比较贫穷困难;平常不仅吃穿用品难以维持,而且根本更无法满足;大人们积攒一年的钱粮为过年,才会有“三十晚,吃晚饭,穿新衣,压岁钱;过春节,快乐玩,放鞭炮,看彩船,耍狮子,舞龙圈”等,因此产生“小孩盼过年,大人过年关”的真实状况。这就是记忆中其乐融融的生活年味,现在想起来都有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如今已是“吃穿天天像过年,电视电脑网络欢;五光十色靓城乡,文化春晚享盛宴……”的“信息”时代了,室外大众热闹的形式转化成了家庭“数字”形式了,生活的年味逐步走向了现代化。

浓浓的年味,更是时光岁月的味道,每一

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感悟和体味。我们感悟年:就会感悟到时光如水,匆匆流逝;光阴似箭,转身即逝;既要珍惜美好时光,更要不负光阴。我们体味年,就会体味到季节的轮回,岁月的变迁;时间的见证,年龄的添加;既要不负自己,更要不负韶华。岁月的年味,承载着我们的思念与祝福,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憧憬;既让我们懂得时光的珍贵,自然感恩生活;又让我们惜爱岁月的美好,应该真诚大度。岁月的年味,也让我们感受到人生中,一站有一站的风景,一岁有一岁的味道。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这过年的味道,就是新征程,更是新希望。

年是立体的,年味是浓密的。这年味就在腊八粥里甜着,在乡村醉人的炊烟里飘着,在城乡忙碌的身影边绕着。这年味在高挂的大红灯笼里亮着,在吉祥如意的春联上写着,在五光十色的夜景中美着。这年味在阖家欢乐的年夜饭酒意中醉着,在皮薄馅香的饺子里包着,在悦耳动听的拜年彩铃中传着。这年味在喜闻乐见的民俗演艺中舞着,在走亲访友的人们脸上笑着,还会在“看花灯、猜谜语、吃元宵”的节日里魂牵梦绕着……

龙归神威在,蛇迎紫气升;年味年不同,当代当传承。



蛇年迎春(剪纸)

曹晓琳 作

## 每逢春节忆变化

韩星海

春节是新年,那是挡不住的诱惑。在不知不觉中,她迈着姗姗的步伐,伴随着春回大地的曼妙而来。走过了 365 天的日日夜夜,历经春夏秋冬,到了年终岁首的这几天,人们随时可以看到,从城市到乡村,从高铁车站、码头再到飞机场,人们都为过年而奔波……那匆匆的乘客,返乡的游子们,带着大包小包,携妻领子,一路追赶,兴高采烈,跨越万水千山,满怀美好希望和憧憬,是为全家能够团团圆圆,和和美地过一个祥和而热闹的新年奔走……

在中华民族传统的佳节里,春节比什么样的节日都重要,所以民间常有“千节万节,不如过好一个春节”之说。

在我家乡普通的百姓家门前两旁,最能表达主人心声的是,贴着一副红艳艳的对联: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,而且常贴常新。爱过年的要数那些未成年的儿童,他们换上新鞋新袜新衣裳,男孩一般要戴上新帽子,女孩头上要扎上美丽的花蝴蝶,或者胸前要挂上一串鲜红的“中国结”,伴随着节日的礼花和爆竹声,随着父母亲走东家,串西家,拜访爷爷奶奶,吃着年夜饭,领上红包中的“压岁钱”,一下子攒够了新一年的学费和书本费,高兴的样子甭提啦!

过去常听老人说:“小娃爱过年,大人怕花钱”。现在不同,亲朋好友团聚,天伦之乐,过年……

过年最热闹最有趣的数农村,而每年回老家过年是最佳的选择。

你看,进入腊月,热闹的景象就出现,家家杀猪,购置年货,喜蒸年货,户门扫屋,张贴窗花,刷写春联,悬挂灯笼,供奉财神,敬请先人,前院后院,鸡舍牛圈,都打扫得干干净净,提前拉开迎接新年的序幕。

到了除夕夜,父老乡亲,兄弟姐妹,妯娌邻里,大家在温暖的火炉旁,说东道西,品尝着又浓又醇的“家乡茶”,先用陈年佳酿敬长辈,酒过三巡后,打开“话匣子”,讲述他们外出打工所受的喜悦与艰辛,大家一说话头不对劲,忙劝说:吃肉喝酒,好运再来。而女人们则在在一旁吃菜拉家常,诉说她们在家带孩子,种庄稼,说着说着,一年的辛酸油然而生,大家在一旁劝说着开导着,哭声变成笑声,除夕夜里的欢声笑语,在大街小巷里飘荡不散……正月初一,天刚蒙蒙亮,随着金鸡一声报晓,千家万户的门前“噼里啪啦”响起了爆竹声和礼花声,过年就像演大戏一样正

式开幕了……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。每过一年,在岁月恐慌中不免感到人生光阴的短暂,但照样在激动之余生发出无限的感慨。

小时家里再穷也不能穷过年,有钱没钱,都得过年解忧,这又是一个美好的新盼节点。过年只有一天,到底过什么?我想即使生活暂时还不算太富裕的人,到年关也得高兴的借它讨个吉祥儿,这也是人们对于来年美好生活中的期望,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年文化丰富多彩的内涵,印证着时代的变迁。

历史的长河总是在奔流不息,让人们欣慰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,中华儿女由站起来,到富起来,到强起来……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,希望的田野上又唱响丰收的

赞歌。五谷丰登再说年,从城市到乡村,各有特色,一年比一年过得好!

走进新时代,虽然过年的年味淡了,但过节的味儿更浓了,城里人都愿意在乡下投靠亲友去过年,体验农家乐。城乡一体化,致富奔小康,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!

多年来,我每年都要回家乡过年,走亲访友,惊喜地发现了与年有关的好多亮点,就像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!在饮食上,待客吃饭,家宴席上,山珍海味上了桌,烟酒茶也上了档次,新鲜果蔬也成了他们招待客人的时尚佳品。住房上,大多有新屋和小楼房,既宽敞又明亮,装饰得十分豪华,大有小康不小康,关键看住房的说法。

在行走与通信方面,除自行车、摩托车外,现在的父老乡亲,走亲戚看朋友,不少家庭里头有了私家车,或者手机一打,出租汽

车就开到门上,既体面又省时,皆大欢喜;衣着打扮上,也和城里人一样,追求时髦和流行色。下地干活有劳动服,上街赶集、休闲之余也有专用服装,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国强民富百姓乐,春浓日暖花香浓。就拿我家来说吧,每年春节,我们弟兄们总要团聚在一起,在除夕的年夜饭里,一边吃年夜饭,一边在交谈,一边忆苦思甜,一边展望明天,互相学习交流,求得共同进步。那幸福的滋味就像口吃甘蔗——节节甜!我在温馨吉祥的春节里,思前想后,激情迸发,真可谓龙腾浩气和为笔,青蛇舞云福带头,怎么也忘不了过年的往事啊!

这正是一年年过年一年一个样,岁岁登高一岁一重天!



花开富贵家(中国画)

孙先现 作

## 爆米声响新岁至

赖家斌

周末友人约之来到汉滨区洪山镇,镇子不大,许是天气有些冷,街道上看不到几个人。正行走向,街口拐角处几声“噼里啪啦”爆米机声响,夹带着柴火味儿的爆米花香气飘荡过来,儿时腊月间爆米声响过年的热闹景象顿时浮现在眼前。

记得在农村老家,进入农历腊月,猪肥了,庄稼收了,人们都忙着准备过年。“东人吴门十万人,家家爆谷下年。就锅排下黄金粟,转头翻成白玉花。”小的时候,浓浓的年味就是从一颗颗爆米花开始的,妈妈趁着天气好,精挑细选颗粒饱满、颜色金黄的玉米粒儿晒干,用柴灰在铁锅里焙炒,只听得“通通”声声,玉米花开,灰尘四溅,落满妈妈的头发和衣襟。

我们围在灶台前,等妈妈用筛子除去柴灰,抓一大把直往嘴里塞,滚烫而脆脆的爆米花香甜满唇腔。后来,邻村的烧师买了台两头细中间鼓的爆米机,省事又干净,每到冬腊月,烧师师傅戴着草帽,搭个小平

板凳,架上爆米机,在街上摆起小摊子,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都跑到这里来。我们老早就背几升玉米排队等候,只见烧师师傅向罐子里倒进玉米,摞点糖精,添着柴火,转动摇把,约莫五六分钟过后,提起黑黝黝的爆米机对准口袋,撬开锅口,“噼里啪啦”一声巨响,俨然炸弹投掷成功,一股热乎乎的青烟弥漫开来,顿时香气四溢,金灿灿的玉米瞬间变成一朵朵拇指大小的白花。我们扎紧口袋,揣满衣兜,一边大口吃着,一边和伙伴们玩游戏,直到太阳落山,才依依不舍地提着口袋回家,妈妈掺和些自己熬的红苕糖,脆香的米花就有了甜润的味道,叫人怎么吃不够。一冬三个月,只听得爆米机在那里不停爆响,慰藉着我们干渴的味蕾,唤醒山村冷冷的冬阳,过年的味道就香甜可感,越来越浓。

冬日里,家家户户的炉火、灶火也是“噼里啪啦”响个不停,房屋左边靠水井旁新搭的灶台上支了酒甏,爸爸装满发酵好的玉米、拐枣、柿子,架上铁锅倒满水,一把柴火点着,火苗灼灼,不时“噼里”几声,火星乱溅,忙的下加一把柴,上添一瓢水,等那酒香缕缕飘逸,清冽的酒水顺着酒棍汩汩流出,便接上半碗,凑近鼻子深嗅几下,再用嘴轻啜几口,仰起脖子一饮而尽,然后装满大坛子小瓶子,密封严实,可等不到开年,酒已喝去大半。

过年嘛,无酒不成席,酒酣人不醉。灶屋是妈妈和姐姐的天地,柴火得满满当当,灶膛里一团红火,火焰“噗噗”作响,烧一锅开水杀年猪,做两桌新鲜年货,款待亲戚和左邻右舍,高高兴兴吃东家,和和气气论家常,相约明日到他家。蒸肘子、蒸馍馍,热气腾腾漫蒸笼,炒瓜子、炒芝麻,声声脆响满屋香,炖猪蹄、炖莲藕,汤鲜菜嫩惹人馋。地炉子里干柴疙瘩燃的正旺,烧的亮堂堂的,熏的腊肉、豆腐干油润润的,亮晶晶的。从早到晚红彤彤的炉灶烟火闪烁,照亮着人们喜悦的笑脸,滋润着农家幸福的日子,燃烧的过年味道有滋有味,有声有色。

放鞭炮是孩子们最高兴和盼望的,每逢过年,每家每户都要买些火炮祭天地、敬祖宗、庆团圆、迎新年,从小年开始,就有炮仗声零星响起,到了大年三十除夕夜,吃罢年夜饭,换上新衣服,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,等待黎明到来,我们早早把火炮拆开铺在院坝坎边上,挑在竹竿上,准备好炭火,只待时针指向十二点,迅疾点燃火炮,霎那间,火光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直上夜空,爆燃声像狂风骤雨般由近及远、此起彼伏,响彻云霄、震耳欲聋,如同一曲曲天地共鸣的交响乐气势磅礴、震撼人心,我们总是没有尽兴,又在菜园子的空地里烧起竹梢和竹棍,“吱吱啦啦、噼里啪啦”,欢声笑语交织成一幅喜庆祥和的新年画卷。声声爆竹奏响新春序曲,带给人们光明和希望,爆燃的过年味道喜气洋洋,热热闹闹。

辞暮尔尔,烟火年年,那些飘落在心底的爆米花香、灶火飘香、爆竹声响,如今都随时光流逝渐渐远去,而来自那片土地深情而悠远的呼唤,源自家园温馨而浓烈的年味,经年不变,温暖人生。

鞭炮是孩子们最高兴和盼望的,每逢

“今儿七,明儿八,吃了腊八过年啦!”这句流行于秦巴山区里的关于吃、关于过年的谚语,自我记事时起,每到寒冬腊月间,便会在人们口中念叨开来。

中国北方,年是从吃腊八粥开始的。腊月初八这天,家家户户都要吃腊八粥。女主人倒腾出自家箱柜子里的绿豆、小豆、花生豆等,淘洗干净了就着大米熬一锅稀粥,然后加上木耳、黄花、粉条等干菜儿,色彩斑斓地继续熬煮到七八成熟时再加入炒好的五花肉、豆腐、红萝卜、白萝卜丁以及煮好的饺子面片,一起再熬煮一会儿,一锅香喷喷的腊八粥便熬制而成。

吃腊八的故事传说有很多,版本虽不同,内容却一致。说一富家媳妇儿好吃懒做,还大手脚不知节约粮食,结果引龙王震怒,三年未降甘露,地里庄稼颗粒无收。一家人好不容易挨到腊八这天,家里已然断炊。万般无奈,媳妇儿便将平时洒落在墙角灶头的粮食一粒粒捡拾起来,淘洗干净后熬煮成一锅粥,帮助一家人渡过难关。从此,吃腊八粥的习俗便流传下来。

实际上,腊八最早是作为佛教的盛大节日。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记载:“此月八日,寺院谓之腊八。大刹等寺,俱设五味粥,名曰腊八粥。”由此可见,我国吃腊八粥的历史,至少已有一千以上。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,就有祭祀天地、神灵、祖先的习惯。腊八节正是借“腊祭”之名,表达人们对来年丰收的一种美好祝愿。

吃腊八是极庄重的事儿。熬好的腊八粥,家里掌柜的先盛上一碗,敬天敬地,祈祷来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,接着拿起竹筷,轻轻地扫门前的杏树、桃树、李树等果木的枝杈疙瘩上,上一小口腊八粥,期待往后的日子果实满园、丰衣足食。做完这些仪式后,一家人开始享用腊八粥。

“吃了腊八过年啦!”像流行歌曲一样,每到寒冬腊月,这句话便在大人孩子们的口中念叨起来。孩子们念唱时总是节奏明快,一唱一和;总是手舞足蹈,眉开眼笑。大人们在念唱时的声调节奏、脸上的表情随之发生着变化。

儿时,尚在大集体时代,家家户户都缺吃少穿。每逢寒冬腊月腊八临近,“吃了腊八过年啦!”这句话从大人们口中念唱出来,便是一唱三叹,声调威武,听得人压抑而紧迫。父亲说:“眼瞅着到年关了,欠张家的二斗麦子、李家的几十块钱还没有着落哩,人家也在等米下锅呀?!”“不行,糟头的肥猪就不自个杀了,一家人过个紧口年。肥猪交给肉食店换成钱,把欠账债先还清。”母亲说:“几个娃娃的新衣服,无论如何得扯布料做哩,哪怕一人一件也行。娃娃们过年出门,得穿件新衣服呀!”年就在大人们愁眉苦脸的声音叹息中来临,过去。

一晃到了改革开放,农村土地到户,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普遍解决,日子逐渐红火了。家里的年猪杀了,一方方猪肉排队整齐地挂在厨房的房梁上。母亲腰间围着围裙,一会儿在厨房里泡黄豆长豆芽,一会儿又在房檐下磨豆浆做豆腐,弄得锅碗瓢盆叮当响;父亲将猪蹄、猪头上的茸毛拔得干干净净,毕了还要用柴火在上面燎烤;孩子们在院场里丢沙包、跳皮筋、翻跟头,玩得不亦乐乎。“吃了腊八过年啦!”如流行歌曲在大人和孩子口中同时吟唱出来,节奏是如此一致,曲调是这般统一。

时间不知不觉进入千禧年。“吃了腊八过年啦!”年关将至,流行歌曲从人们口中念唱出来,好像一下子开朗了许多,高兴了许多,变得欢快轻松起来。“我们唱着东方红,当家做主站起来……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,改革开放富起来……”“咱老百姓,今儿真呀真高兴!”超市里,商品琳琅满目,应有尽有;商场里,货物堆积如山,家电衣服被褥等开始打折。人们摸着鼓鼓囊囊的口袋,进超市逛商场。米面油,肉蛋奶,想买多少买多少;羽绒服保暖裤,想买几身买几身。物质已然极大丰富,人们再不会为吃穿惆怅煎熬。

现在,满足于物质极大丰富的人们,又开始注重精神享受了——去电影院,看一场贺岁片;进大剧院,听两场音乐会;旅游、度假,这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,如今已经轻松简单到可以在手机上搞定。

安康富强新机场建成通航,一架架飞机在家门口起飞降落,极大地方便了安康人民出行。过去闭塞的秦巴山区,已然实现与世界无缝对接。昨天,在上海一所中学教书的女儿打来电话说:“爸爸,您身体不好,冬天怕冷。今年一放寒假,您就和妈妈从家从家口坐飞机直飞三亚,我从上海坐飞机过去。我们就一家人团聚在海南,过一个暖融融的幸福年怎么样?”我说:“好!”

### 吃 过 腊 八 便 是 年

石昌林